

郭光侯抗租

林果

第三回 欺善良惡公差受辱 定巧計大糖菓藏身

話說縣衙門的兩個捕役，張龍李虎，受了幕僚吳此的的一句話，就到保西里來捉拿郭光侯弟兄。不消一個時辰，二人已來到郭府，也不通名報姓，直奔內廳，一面大叫道：郭光侯郭肥斤，你們的事犯了，還不快點出來見官。原來郭光侯已於昨日連夜去諸羅縣躲避，五爺肥斤，也聽從鄉老之言，暫避在左近人家，家中並無男子，婦女們看到官府差役，驟然閃閃的不敢出來。張龍李虎，一向就是狐假虎威，專會欺軟善良。他們早垂涎郭府是殷實人家，一聽到是他家出事，知道這是一個肥差，指望先在他家吃幾頓酒肉，措一點油水再說。那知道叫喚了半日，不見有人出來答話，二人不由得滿腔怒氣，大發雷霆，一面裝腔做勢，就要去鎖拿家眷去銷差。

却說郭府有一位遠房族親，於前日來保西里探親，就在郭光侯家中盤桓數日。當下聽着前面吵鬧，忙問何事。這位族親原是老實農戶，聽到是公差先就駭怕，但因家中沒有其他男子，女眷們都推他出去，他只好硬着頭皮出來張望。張龍李虎一看有人出來，心中暗喜，仍然打着官腔問道：你，你是何人，郭光侯郭肥斤二人那裏去了，快叫他們出來。那族親戰戰兢兢的答道：我是他的遠房族親，他們二人委實不在家中，昨天出去訪友未歸，我也不知道他們去往何處。却說張龍趙虎，原不是奉的正式官命，捉人不捉人倒沒有關係，想的是油水，他看到這人老實可欺，更惡惡懇懇的喝道：你好大膽，居然敢隱藏要犯，他們既不在家，你讓我們去見官好了。不由分說，拉着那族親就要去見縣老爺。張龍李虎辦了多年的公差，他們豈不知道鄉下人最怕見官，這一下不怕郭家不送銀子來。

當下三人推推拉拉，吵吵鬧鬧，就要由東門回縣城。正鬧到岳廟旁一家糖商郭吼先的店舖前面，那族親也認識郭吼先，老遠就大聲叫道：吼先兄，你看這是什麼話，我又不犯法，他們要拉着我見官。張龍李虎一看他們認識，正中下懷，就做好歹的拉着那族親到郭吼先的舖裏坐地。郭吼先是見過世面的商人，他豈不知道這些公差們的用意，沖着張龍李虎一抱拳說：二位辛苦了，有話好講，請到小店裏面休息一下。

却說有同安人葉方葉煥二人，一向行俠仗義，好打不平，自幼就聽說臺灣四季長春，風景秀麗，這次渡海來臺灣，一了平生宿願。二人寄寓在樂善堂巷，這一日出外購物，恰好經過郭吼先的舖前，前天原已耳聞郭光侯抗租請命的事，現在聽到那族親大聲呼叫，不由得停足打聽。張龍一看是一個外鄉客人，就瞪着眼睛問道：這是官事，你管不着。葉方葉煥二人也不甘相讓，抗聲說：天下人管天下事，我倒要請問，這人究竟犯的什麼法？李虎上前搶着說：這是叛逆謀反的案子，你要打聽，敢情你也是同謀？那葉煥一聽，打一個哈哈說：這叛逆謀反，是要株連九族的大罪，怎麼沒有武官，怎麼沒有派兵了？就聽你們兩個公差，就辦了這麼重大的案件。葉方拿着一長早煙袋，指着張龍的鼻尖說：你們既然是奉的官命拿人，你有拿人的信票嗎？郭吼先一看有人出頭，也乘機解腔說：二位奉的官命，一

U

郭吼先與郭光侯原是知交，他一看這事鬧大了，他知道衙門的官差，受了這番羞辱，豈肯善罷甘休，他派了一個得力的夥計，連夜趕到諸羅縣郭光侯藏身之地，請他速速回來商議對策。

次日，郭光侯也不敢回家，等到天黑，才走小路到郭吼先家中。二人商議半夜，認定在臺灣決不能藏身，如今三十六計，走為上策，只有潛渡天津轉道京城，先圖脫身之計，再作見官申訴之謀。他們在密議之時，郭吼先的家人前來稟報說，張龍李虎二人，已經派手下的公人，在保西里到城中一帶探聽，說不定已聽到郭光侯回保西里的消息。

當時海上交通，除掉官船從事運運而外，天津安平之間，都是利用商船。但是港口檢查非常嚴厲，要從保西里潛至安平已不容易，要從安平偷渡出港，更比登天還難。郭吼先想到有一位李姓糖商，為人急公好義，與他有八拜之交，這幾天正要收購砂糖裝運出海，當下與他商量偷渡之計。李某一口答應，就利用他到保西里收購砂糖的時候，把郭光侯裝在大糖菓裏，和收購的糖一併裝上牛車，運至安平，再由安平搬運下船潛渡天津。原來港口的兵丁，為了檢查私貨，凡是搬運上船的貨品，一定要由簽子手攪取樣品，檢驗放行。

郭光侯要上的船上，一共有十四大砂糖，其中十三隻都是真糖，另一隻就是光侯藏身之所。當下報關檢查，官兵少不得要一一攪取樣品，欲知郭光侯是含能偷渡成功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品糖取樣一子手攪由要，品質的船上運裝